



芒种

■何曲强（湖南）

机器的内脏吐着火舌
蚂蚁们忙于搬运口粮
麦子和塑料瓶廉价地躺在地上
农人播下种子，影子斜立在一旁

拿着卷尺的人一次次掉落安全带
又一次次系着它，爬上峭壁丈量光芒
壁上的一滴水是我
包含我的家世和锐角

植物疯狂地生长
它们全然不顾
整个世界饥饿的叫喊声

勘破帖

■党剑（陕西）

多余的笙歌，沉默
乏味的酒杯，静止
夸赞的语言，算了把
莫衷一是的，散了吧

写作者的荣光，且留下
诗人的清白，一分不少
观察者的眼睛

不容模糊，模棱两可
这副骨头，做了几十年
和亲人一样的汉字，都保存于
此生此世
至于，来生来世，公平

那样的鬼话
被风吹过，大雨淋过
早已味道刺鼻
还是不要说出口吧
留下一张不再说谎的嘴
积攒几片德吧

是夏天
就有丰沛的雨水
是山川异域
就有高峻寂静

只是，不要再做阴阳之人了
活了大半辈子
不曾拥有自己的语言
徒留一副公鸭的嗓子和
铿然有声者的同情

什么如初，什么如故

■北草（陕西）

不敢轻易蓦然回首
怕灯火阑珊处没有人

灵魂出窍的时候
我就是个站在家门口
问路的人，寻找没有作为人
降生，那些在母亲羊水里的时光
无欲无求的十个月，肉乎乎
浸润在温暖的水里
母亲痛并快乐着，给她的梦
孕育一首血脉相连的诗
献给爱的明天

以至于我牢记着母亲分娩的那一刻
一直固执地认为撕心裂肺的痛
才是拥有和感知幸福的源头
以至于我一直用来自母体的热血
沸腾夜晚，以母亲临产的状态
炽热汉字，拆封自己
告诉这个薄凉的世界
什么如初，什么如故

留下味蕾记忆的桐城美食

■光其军（安徽）

桐城美食品种很多，如大
关水碗、鲟鱼鱼饺、孔城米饺、
丰糕、蒿子粑、朝笏包油条等。
外地朋友来桐城，我除了带他
感受深厚的桐城文化外，还带
他品尝了一些令人垂涎欲滴桐
城美食。它们都是舌尖上的美
味佳肴，吃时受其诱惑，往往
会忍不住大快朵颐。吃后往往
口齿生香，那绵延的后劲，总
会留下味蕾记忆。

一早，去孔城镇吃米饺。
一盘晶莹剔透的米饺上来，瞬
间香味四溢，夹起一只，竟不
粘筷子，一入口，又不粘嘴。
吃起，更是爽而不腻，香醇可口，
有劲道，让朋友难以忘怀。

中午在大关镇吃大关水碗，
席间，上了多道水碗，都用蓝
边碗装着一半汤水，一半分别

是鸡、鸭、肉、鱼、粉条等原
料做成的菜肴。它们清香飘逸，
直入咽喉，诱惑胃口。这些水
碗因水而生，独到之处在汤水，
成败全靠鲜汤提味。每一碗水
碗，从色彩的美感入眼，吊人
胃口，到入口的香、粘、脆、
甜、鲜、酥、滑、嫩，再到一青、
二白、耐看的青菜水豆腐汤，
这种不油不腻的清爽口味结束，
让朋友意犹未尽。

下午，又在城区一处小店
铺买上几个蒿子粑。还在手中
时，蒿子的清香就迅速地漫开。
咬上一口，香气便溢满了全嘴，
让朋友食欲大开。它，酥软中
有筋道，细滑里有清香，令人
越嚼越绵软香甜，越嚼越有滋
味。蒿子粑现在四季都可吃了，
因春时人们采摘了很多蒿子，

将之拧干放入冰柜储藏的缘故。
蒿子粑摇响了春光，如果春天
吃它，就会把春天吃进肚，天
明地澈。如果夏天吃它，就觉
得春光还在荡悠。如果在秋天
吃它，会感到秋影叠着春影，
秋光中闪烁着春光。如果冬天
吃它，可以倾听春天在严寒中
隐隐萌动。

傍晚，去了鲟鱼镇江畔人
家吃预约的鱼饺。这鱼饺是以
新鲜鱼肉为皮，再将猪肉包裹
其中，成型后下好，再放入由
鱼头和鱼骨熬成的浓汤中，煮
上几分钟，便可出锅。鱼饺鲜
香入鼻，入口细腻，使人欲罢
不能，这是嫩爽的肉肉与美味
猪肉的完美融合，当是味觉的
盛宴。

第二天一早，去了六尺巷

边早点铺，吃朝笏包油条。这
道美味早点是因清时桐城人恭
贺张英当上宰相，特制成的形
似朝笏状的面饼。刚出炉时，
嫩黄松软，香脆可口。再夹上
一根油条，滋味更丰富，一起
吃起，妙不可言。

离别时，去了一家丰糕店，
我买上几笼丰糕送他。这丰糕，
洁白如霜，松泡绵软，香甜味鲜，
吃时甜而不腻，口感殊佳。丰
糕的吃法也有多种，除了油煎
外，还可以在饭上蒸，用肉汤
泡等等。但不论何种吃法，都
质地松软，久食不腻，回味悠长。

而桐城美食很多，我陪朋
友，仅仅只有两天，当然不可
能穷尽桐城美食，但朋友已不
能忘怀桐城美食了。



又见群山如黛 摄影 | 易凤文（广西）

煤油灯

■吴超（安徽）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
属于“60”后。在我童年时
候，国家在经济、物质各方面都
比较贫乏，家家日子都过得差
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

买东西要凭票购置，买布、
买肉、买粮，买生活用品都要
用票证的。现在的孩子们都没
听说过，更不知道那时候的艰
苦岁月。

老辈人最初点麻油灯，煤
油出现后便换成了煤油灯，煤
油俗称“火油”，老百姓也称
其为“洋油”。煤油燃烧完全，
亮度足，火焰稳定，黑烟小，
灯花少，无明显异味，对环境
污染也不重。而且照明煤油价
钱也不是很贵，老百姓还能承
受得了，因此在我童年，家家
都靠煤油灯照明。

如今，煤油灯早已退出历
史舞台，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有人偶尔会从那些仓库角落
寻觅或是老柜底、破箱底发现
个把，也是被人淡忘了才得以
幸存下来。但是，只要被我碰
见，便会用心收藏。因为，煤
油灯不仅点亮了老辈人的生活，
也点亮了我童年的记忆。

一见到煤油灯我会感慨
万千，仿佛看见母亲在灯下一

针一线纳鞋底，连缀着陈旧和
簇新，记得妈妈叫我猜谜语：
“麻帐子，红房子，里面住了
两个小胖子。”忘不了母亲在
煤油灯下给我缝补破洞衣服，
忘不了儿时过年提着自制的煤
油灯笼，满村上和小伙伴一起
追着喧闹的情景。仿佛看见邻
居大娘大嫂东家长西家短，偶
尔爆发一阵母鸡叫似的大笑
声，震得微弱的灯光颤悠悠忽
闪。仿佛看见灯下我小学作业
本上那跳跳跃跃、闪闪烁烁的
字迹……

就这样，小煤油灯影现了
我童年生活的一幕又一幕，母
亲老是在灯下不厌其烦、不紧
不慢地缝补时光。趴在灯下写
作业的我，总喜欢把灯蕊挑得
大大的，时间久了屋子里便
会有一股黑烟，便会有呛鼻的
煤油味，节俭惯了的父亲就会
嫌灯头大了太浪费油而唠唠叨
叨……

在那贫穷的岁月里，为了
节省煤油，晚上要在完全看不
见时人们才会点灯。点着灯后
为了节省火柴，女人生火做饭、
男人点火抽烟都要到油灯上引
火。比黄豆大不了的多少火焰，
实在照明不了多远，充其量也

仅能照亮桌面大一点地方，昏
暗的灯光就这样熬煎农夫一天
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
陪伴他们几十个寒暑，过着数
不清的春种秋收、日出日落的
平淡日子。

日子会远，但记忆不会走
得太远，有两盏灯总亮在我童
年记忆深处。一盏是记工员的
马灯，因为白天集体劳动收工
晚，村里人吃完饭就已是晚上
九点多了。十点左右，记工员
就会来生产队，队部点亮马灯，
把灯头调到最大最亮，开始记
工，所有社员都必须按时来这
里申报自己早晨做什么、上午
做什么、下午做什么的，然后
由记工员根据劳动量记上工分。
记工分也是有出入的，有时候
甚至很大。因此有文化的人
会在自己家里另记一本账，而
没有文化的人就只能凭信记工
员的良心了。

另一盏是饲养员的夜灯，
喂养牲畜的饲养员需要起夜
填草养膘。当劳累了一天的普
通村民们早已熄灯睡觉，甜甜
地进入梦乡时，漆黑如墨的村
子里就会有几处星星点点的灯
光远远近近地抖动，偶尔还会
传来几声狗叫，那就是饲养员

更起夜填草了，不过用不了多
长时间，四周就会很快的一片
沉寂。

当今，乡下家家户户、形
形色色的电灯将人们的家里
辉映得敞敞亮亮的，多彩的霓
虹更是城里必不可少的亮丽
风景线，这一切丰富着人们的
夜生活。

煤油灯早已被人弃置，甚
至完全被摒弃在被遗忘的角
落里。但它不会走出我的记忆，
记远不会。因为那微弱的灯光
录制了我童年温馨的场面，温
馨的爱！它如航标灯般的照
亮了我生命的一段里程，小小
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寂寞而又
美丽的童年，见证了我求知的
渴望。小小火苗，依旧固执地
温暖着我的记忆，无论是欢喜
还是痛苦，总是在灯光中呈
现，如同星星般的灯火，点亮
了我的人生。

煤油灯，点燃我童年辛酸的
记忆，照亮我前方崎岖的
道路。

副刊部责任编辑：

金松 王建成 叶桂秀 王晓军
冯开俊